千頃齋初集

千頃齋初集卷之七

汝南黄居中明立父著

詩部

七言排律

壽潘封公六袠十韻代家兄

飼賦䬙䬙纚虎聲飄然綠鬢謝諸生論交近結枌榆社通德高推月旦評子已承家登桂籍吾從薦士得芝英李官夙播清刑譽蘭省兼傳建禮名滕邗寧親皆玉樹林中延壽有金莖碧瞳

黃髮應難老象服峩冠不道榮絳縣紀年週亥

首東方度世本星精閑看茗雪浮蒼弁醉傲煙

霞遍赤城綵紱今朝娛里第板輿何日捧神京

余亦南極稱籌者歲歲爲公酌大觥

題蔡觀察　貤恩冊

當年建禮靜香含賜履東吳才更諳晴夜攙搶

銷海澨行春膏雨遍江南公車剡薦名無兩

國慶綸褒錫有三孫謀子翼昌而熾壽母令妻

樂且湛再世　龍章門閥耀六珈鸞誥　主恩

覃寒氊何幸依山斗秉軸還應荷蓋函之翰之屏千里寄爲霖爲楫一身擔情同九曡留台袞欲賦鱒魴媿不堪

辛亥元日書懷示兒龍十二韻

臘盡春回在歲先晴開正旦媚春妍絛風爲掃鍾陵雪淑景初銜璧水煙戶外花枝驚物候鏡中艾髮感韶年已加學易悤將老其柰知非負昔賢千里壯心鳴伏櫪半生傲骨寄寒氊自慚邊孝經無笥敢謂揚雄白未玄獻曝空懷田父

日憂時誰恤杞人天此身富貴何勞祝兒子聰明好着鞭文足三冬惟素業家傳二酉有青緗流光汝勿虛燈火薄宦吾猶媿俸錢秋穫由來多力穡莫言桃李發陽偏

南還海上宿褚氏山庄　六言排律附

六月遥搏鵬翮一枝暫寄鷦棲山空覺塵歊遠興劇苦烟雨迷有客時來竹所披襟共對花谿揚帆潮落潮長放屐浦東浦西初月纖纖樹杪疏鐘隱隱招提坐聽蟪蛄清吹遞莫鄰鷄蚤啼

送畢養志之兩當令

槐市明經高第花封獲借循良仙令行騰三異

神君初試兩當馴雉內綏赤子驅鷄外靖邊疆

莫道牛刀一割看看比屋春陽

王孫巨源以好修顏其堂旁搆宴坐齋

最樂處羣鷗閣命曰小山玄賞爲賦

六言六韻

華胄遥來海岱璚枝頴出　天潢好修竊比荆

屈樂善高標漢蒼禪悅隨緣燕坐機　心靜與鷗

總交游赤髭白足清課茶鐺筆牀錦軸羣編插架烏皮一几專房山中桂樹眞隱座上蓮華法王

青州陳孝廉上災民指掌圖圖系以詩讀未終篇不覺嗚咽宋北玉有賦漫成十韻答之口占紀實不復計其俚語也

何人抗疏說齊饑圖卷初開淚已垂亢旱三時連地赤蕭條萬井斷烟炊溲當渴飲眠牛渤草作朝饔夕樹皮無數拋妻兼鬻子那堪死別與生離喉間腥血終須嘔机上游魂更可悲不厭苓通餂狗彘肯留肉骨飽烏鴟月光空照逃亾

屋燐火紛飛漏澤壚縱使鳴鴻能再集其如碩鼠總難支　君心儻化光明燭願上幽風七月詩

千頃齋初集卷之八

汝南黃居中明立父著

詩部

五言絶句

陳都孺二橋園 玉笥金鷄二橋名

玉笥空中見金鷄雲外飄揚州今夜月君自好吹簫

贈陳生

臨池筆是苑撥藻氣成虹似抶鴻濛秘凌雲駕

碧空

其二

龍蛇窺史篆蝌蚪逼秦文書癖遂來懶問奇到子雲

舟夜呈與熙宸甫

旅泊三人共舟行一月借徘徊燈下語忘却是天涯

其二

逐客孤帆夜聞關說苦辛不知歧路別猶憶漢

宫春

其三

垂柳足維舟酣歌同擊缶莫思身外名且盡樽中酒

松陵夜泊

長橋堪散步孤客且停橈漁火明還沒歌聲近復遥

其二

山雨秋逾急江風夜更高村庑不斷吠驚破夢

魂勞

渡瀲湖

一葦凌萬頃短棹恣長風莫畏風波惡浮生任轉蓬

作家書

呶呶勞手腕臨發草方半明日尚遲留緘題開復換

其二

索書如索債胥嬾故難償立馬頻相促挑燈一

夜忙

其三

家人生計拙薄俸未能周米價何時減磽田望有秋

其四

有母正尸饔誰爲菽水供天涯疎定省陟屺意重重

其五

愁城憐女病學殖戒兒荒父母惟憂疾諄諄囑

蔣郎謂中獻婿也

其六

一函又一函刺促語諵諵心神隨去雁何日到閩南

春日梅花塢十六絕

南國饒嘉卉梅花別有村自矜丘壑性不入五侯門

其二

樹客難尋塢花深不記叢何來金粟界幻出蕋

珠宮

其三

爲防蜂蝶侵託根在巖野徑久礙來車苔深妨去馬

其四

春意憐花事暫教風雨停香肌嬌𡡉𡡉啣雪醉初醒

其五

淡日踈踈影微雲寂寂陰休將簫鼓鬧撩亂惜

花心

其六

東皇晴有期一夜遍南枝莫訝北枝晚千花總未知

其七

風催凍蕋開雨爲新粧拭安得月明來渾成天一色

其八

湖水孤山月大羅千頃雲一種香中韵何人得

似君

其九

的的氷懸樹亭亭玉炤人羞看歌舞態艷冶損天眞

其十

方外求淸友樽前列素娥寒氊風味似相對一溲婆

其十一

望素空中色聞香近郄無莫嫌脂粉淡幽意在

冰壺

其十二

重來看花客愁入鬢毛斑花是去年樹人非昔日顏

其十三

逋仙空有鶴遯後已無詩與汝歲寒意孤芳秪自知

其十四

醉嗅杯頻酹吟看席屢移不知零落後還憶未

開時

其十五

若到垂垂實應登　寢廟新商家調咢者元屬

槃巖人塢梅屬奉常實薦太廟

其十六

巡簷覩未足摘去供軍持一歲一開落何妨玉

笛吹

月臺顯上人北游取經旼請南藏護歸溫

陵送之四絶

杖錫何年至傳燈此日歸擔經行且讀片片雨
花飛

其二

禪宗總一源大藏無南北白馬忽馱來泉南眞
佛國

其三

七祖傳心印西來一字無五千四百卷了義在
眞符

其四

月臺多少樹東偃幾松枝問爾歸何事焚香禮六時

悼侍兒

漂泊久天涯長貧不問家那堪臨老淚零落鏡中花

其二

繐帳孤燈夕寒蛩四壁鳴機絲無復理畏聽擣衣聲

其三

通夢今宵桃還魂何處香香銷夢覺後羞對兩
鴛央

其四

鬱抱人難語愁情我自知殘杯花落夜孤枕月
明時

其五

色想總成空情根亦易絕情非色也非此恨何
時滅

千頃齋初集卷之九

汝南黄居中明立父著

詩部

六言絕句

小齋襍咏

小築平分大塊乾坤到處吾廬簾貯一區雲月家徒四壁圖書

其二

吟料花晴竹雨生涯茶竈筆床一枕黄粱午夢

數聲漁笛滄浪

其三

自署灌園老子人呼閉戶先生剝啄誰題鳳字吾伊但聽鷄聲

其四

橐鞬誰堪牛耳鹽車未老驥心自嘆披裘五月空爲亭帚千金

其五

爲谷爲谿玄牝不生不滅法身世上形骸都假

眼中眷屬誰親

其六

野意鋤蔬種菊禪心打坐焚香稚子自開荒徑

東君爲護晚芳

其七

翠栢枝枝耐嵗飛花片片戀春爽籟夜聞衆竅

凉颸曉散輕塵

其八

二西藏家幾許千秋經國如何長作書閒魚蠹

不妨門外雀羅

其九

揚子玄猶尚白栁州巧亦成癡何如抱雌守黑

道心不損多機

其十

老去難除書癖年來未識醉鄉身後榮名不朽

生前杯酒孰饒

千頃齋初集卷之十

汝南黃居中明立父著

詩部

七言絶句

清洲夜泊

雙溪一曲入清洲雨打溪聲急暮流流水無情

驚客夢夢回曾否到泉州

九日白下小集有懷明臣弟

伯仲壎篪集帝鄉茱萸遍插醉重陽停雲幾度

長搔首不見惠連空斷腸

其二

風雨高齋連榻時池塘春草綠離離別來不覺

三秋暮到處尋思夢汝詩

題湘姬蘭竹

湘水風烟春未殘幻來楚畹簇琅玕幽香儘可

充秋佩脩節還應伴歲寒

南樓九品蓮始花明臣弟拉余同賞病

未及赴詩以酬之

豈為名花斷愛緣無情風雨苦相牽嬌姿羞與
衰顏並暗結春愁未放妍

其二

泣雨傷秋淚未乾含情欲語又開難花神亦自
矜顏色留與詩人醉後看

白蓮

縞衣仙子下雲端微啟朱唇帶㗰歡莫訝雨中
姿態減泠泠氷雪總堪餐

九品蓮

翠蔓冊葩蘸水鮮朱顏素質鬭雙妍自從九品開花後何處西方有異蓮

初秋送明臣弟省試

平山片石聳鰲峯孫祖題名墨尚濃努力蟾宮繩祖武置身閬苑步兄蹤鰲頭峯爲宋狀元陳誠之讀書處明臣乃祖以庚子薦乃兄以乙酉薦各題名于此

其二

扶搖六月水溶溶海上于今紫氣重會見南溟摶六翮更看延浦合雙龍

其三

才子紛紛競着鞭輸君文藻起丁年芝英不數閩南美竹箭應推大國先

其四

矯矯雄文動七襄霞星夜夜炤征囊鵲橋高起三千丈爲愛天孫十二章

武夷山中喜晴

曲曲溪流面面峯青天巧削玉芙蓉山霧似解遊人意放出金鷄散霧濃

贈馬朝雲

嚬黛含犀意轉親霎睇暗射意中人朝朝暮暮陽臺下却笑襄王夢未真

其二

輕如嫩柳瘦纖腰環珮珊珊步翠翹羅帶不禁風力軟可憐飛燕掌中嬌

其三

舞罷霓裳坐客娛秦聲嫋嫋雜吳歈不知舊日高唐會聽得雲間此曲無

其四

錢塘有女字朝雲識字誦經雅好文爲附風流
蘇學士千秋彤管得相聞

新城道中

水滿平疇草滿坡迢迢驛路半成河縱然一雨
澆塵土無柰中原轍跡多

高唐州宿靜觀亭

椰色槐陰共此亭天開爽籟入疎櫺無端風雨
晩來急驚破黃粱客夢醒

宿桐城驛

晴苦炎蒸雨苦泥長途聊借一枝棲荒村夜柝驚殘夢客思鄉心任馬蹄

東阿道上書所見

馬首南來忽見山山青不改去時顏天涯極目堪腸斷愁入行人鬢易斑

其二

粵南中使貢車來結綵文犀兼翠羽只道實琛長似雲不知驛卒淚如雨

其三

紅箱赤楨革爲囊絡繹山梯獻尚方抵璧投珠千古事至今聖德頌虞唐

歸自句曲宿戴氏新樓

仙人本是好樓居信宿虛堂可駐車一枕黃粱炊正熟始覺浮生是遽廬

代壽喬氏姬其子翰卿方赴北闈秋試

小星嘒嘒出西堂明月簫聲下彩凰方響時來招鶴馭霞衣新惹桂枝香

形管人稱女校書仙郎並手引瓊琚遥知游子稱觴日綵筆凌雲奏子虛

其三

落第後悼阿至

落拓公車窯數奇書傳哭子更凄其何緣命薄隨朝菌掩淚開函想復疑

其二

昔日悼亡憂子单哀門孽子易爲歡阿兄阿姊爭憐愛共作明珠掌上看

其三

人人說汝是枚臯黃口爲兒已鳳毛誰識西風摧玉樹空憐好物不堅牢

其四

婦生七子已三殤兒女天涯更斷腸舐犢中年情不淺可堪埋骨又他鄉

戲柬王士濬末致黃君礪

醒卽攤書醉卽眠臣身原是飲中仙五經自有便便腹不必芳名借酒傳

其二

老去糟丘堪玩世狂來白眼向人驕慚余量蔪

三蕉葉磊硯胸中没處澆

其三

百斛何年有歩兵頻將一石破愁城古來三藏

猶堪活更與開尊解宿酲

其四

萬事都歸一局枰手談纔罷覓卿卿輸君賭墅

無佳況何似拍浮了此生

畫史韓景升索題便面

雲烟處處總堪描盤礴解衣老與饒會得藍田

詩有畫何須雪裏論芭蕉

其二

乾坤大半入霞牋筆底青山當臥遊點綴化工

隨手不分幹馬與松牛 韓盼一目

夢阿至

經年思子恨如何猶喜夢中得一過醒後茫茫

悲轉切明朝不覺鬢霞皤

其二

兄妹覆棲瀛博問牽衣虛想別時顏何緣有枕能通夢應爲招魂返故山

其三

音容恍惚是耶非生死都從海上歸舊日笑啼今不見情來空有淚沾衣

其四

分明夢裡見含飴却憶當年乳哺時可是探環能轉世去珠也合有還期

送林彝槙之鄂州司馬兼柬張子環觀察家惟聚太守

三鱣兆應自金陵報道先生從此升出補非因桓子議佐藩端有陸機稱

其二

大冠黄綬次諸侯軍府新開古鄂州文武長材須一試不妨游刃解全牛

其三

鳳凰山外白雲低鸚鵡洲前芳草萋退食自公

堪嘯詠由來岸幘有安西

其四

埽淨麈頭康海沂從容樽俎雅歌時臨湘弟子如相問爲說新詩與解頥（鄴侯舊爲醴陵廣文）

其五

湘川沔水舊通津坐鎮江城棨戟新黃鶴高吟應接響詩亡崔灝豈無人

其六

歲德于今集武昌監司守相一時良兩岐行秀

張公夌分陜初封召伯棠

其七

秉驄使者朶風來憲府高從鄂渚開月滿南樓
清興在可容參佐一追陪

贈僧

杖錫何年向此山隨緣結夏意常閑從知禪性
無生滅一任浮雲有去還

其二

鎭日名香手自焚流塵淨業定中分悠悠震旦

誰清福占斷青山與白雲

其三

已從初地見牟尼相將猿鶴老爲期兩函經卷消長日白首應知受戒時

其四

六時修誦五更鐘師住東林第幾峰空門何處問僧臘堦前開落數株松

豐湖春晝壽葉翁 太保龍潭公子也

太保勲名日月懸承家簪紱舊蟬聯平湖十里

君王賜是處清流可放船

其二

湖水氷寒漱玉灘湖山繡簇披雲島春生海屋日遲遲日湧扶桑春浩浩

其三

瀲灩春風拂水平烟波何地不蓬瀛朱明洞口盧敖杖白鶴峰頭子晉笙

其四

六如亭下鳥關關滴翠洲前明月灣濟勝輸君

雙屐健烟霞踏遍萬重山

陸伯生以秋日歸吳中相國賦有懷舊詩送之二絕

馬骨秋高感舊臺山陽笛裏不勝哀生芻一束人如玉知是南州孺子來

其二

悲秋宋玉賦招魂生死猶啣國士恩多少平津東閣客幾人重過翟公門

千頃齋初集卷之十一

汝南黃居中明立父著

文部

序

奉賀右都御史兼少司空總理河道霖
寰李公晉秩少保兼大司馬序

日播酋之發難綦市也伎焉匪茹以逆顏行剽
府藏刦獄囚窘戮我疆吏虔劉我甿萌膏血我
內地　天子震怒聲臯徂征屬帥臣勦撫失計

氣益張又挻而走險據深箐飛崖以爲天塹則鼪鼯猨狖之宫而熊羆虎豹之所不得憑且攫者以故勞師縣年亡能加一矢至檄諸道兵竭三省之財餉僅破其外郛而挫衂又見告矣天子乃命右司馬霖寰李公往視師自大帥而下受約束得一切便宜行事公既至軍中仗鉞登壇而誓師曰必殲擒有衆無二乃合四中丞部署七將軍分道夾擊斬關奪隘無不人人獵纓而前而公復厲氣發號授諸將方畧肅什伍

信誅賞招降附衂陣以嚴敵餌廣間諜擇利趨
便一意併力並進不得稍推諉於是界勢壯往
者距躍而爭先縮朒自完者畏法而不敢後蓋
一戰而破烏江黃灘則門户推再戰而破馬腦
青蚝則羽翼蹶三戰而破苦竹飛虎擣其海龍
之巢窟殲焉酋魁投繯夥諸僞黨以次就縛擒
薙無遺種公乃俘其孥圖其山川土田籍而獻
諸 朝爪分其社而郡縣之播人歌舞歡若更
生而我中國數年徵調轉輸暴露之苦始獲息

有　天子之威德始被於椎髻雕題之俗咸襲冠帶於戲盛矣疏奏　上大悅勅幕府亟敘功狀以聞遂晉公右都御史大夫會公以憂去而先是河決黃堌口南徙浸及　陵園徐邳黃流不絕如綫　天子赫然震怒褫在事者爵一時總河重臣皇皇計亾出或困積謗相繼傾　詔特起公田間仍故秩兼少司空總理河道公至則朝羣吏而詢之曰河歲徙歲溢費無已時夫國初濟運原資洸汶沂泗諸水非全藉黃力也

柰何置清流不理墨守河無兩行之說必迫而東使全流入徐呂豈不爲耳食所誤吾惟不恡地不愛工不拘文墨別開支河以殺水勢即此溢彼淤亟濬其淤者使兩河並行或遞居焉南不入鳳泗北不侵徐沛足矣條既具浮議日譁公守之不動厲以霹潦之無時蕭碭豐沛霧宿之間鼉龜於竈船於市下邳淺瀨逆溜不可以舟公遂决策濬泇自邳從沂直達夏鎮不數月告成漕艘魚麗而上　祖陵晏然無衝嚙憂疏奏

上心加悅會修平播功遂超拜公少保兼大司馬贈三世如其官蔭一子錦衣指揮使予世券賜金百蟒衣一襲昇數云公之屬雲間守蔡君等謂茲役也公之閥　明主之賚均足張也下吏受成將旅進致賀于史氏徵辭焉余惟夜郎之寇若附肢之癰外食將延腠理漕黃之水若咽喉之梗中隔且虞腹心顧當事者多內重而持兩端獨任則憂軔衆大舉則憂絀財稍不酬畫則憂叢謗而于吏議踆踆焉如護啼子如塞

漏卮幾旦夕無警得傳舍其官以去則稱康侯耳以故寇日驕河日嚙師老費匱結局無期天下事何堪此再壞有如公之淵摹石畫純心不顧家謀國如私赴機如括黜築舍之謀豫衣袽之計治兵而兵治水而水夷大難捍大災不浹旬而鯨鯢京觀陽侯順軌即兼驅平成且饒爲之又何論王靖遠陳平江之烈哉在易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而孔子係之曰懷萬邦也江漢之詩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而繼之

曰告于文人錫山土田蓋古之君臣其相爲報稱者如此今之河固公之江漢以公師中之吉爲　天子開疆拓壤豈不懷及萬邦異時者公入而宅揆笎樞肇晝安攘保乂南北　明主且不愛通侯之褒世世永其胙土史氏有辭將銘帶礪而紀玄圭然後知嚮者之言猶未足以張公也

奉賀參知溫陵蔡公晉秩憲長序

今甲監司分臬行部兵大夫備兵餉大夫督餉

水大夫治水其職各有耑司無離局獨吾吳在故京之左輔稱股肱重地所轄四郡一州十八邑之兵賦水利什倍它省而綱紀於兩使者使者所督賦當天下半自尚方少府水衡將作以及三宮百執事六軍之需靡不仰給而是四郡一州十八邑之地皆負江海以與沙島𠌫且中爲南北孔道五民之猾數之探丸嘯聚枹鼓數驚以故蒞其職者不困捉衿則虞短綆而三四中丞六七直指復持斧而踞其上使者日卬承

諸傳檄上責授事而下責受事葢分歲力而道
途者什之七分日力而案牘者什之九又以其
間朝刺史守令問民疾苦察廉慮囚逢午無休
時則安得亡掣肘且告瘁也若溫陵蔡公之觀
察吾吳非秩行省參知而僉臬憲者哉參知總
財餉而臬憲則兼治水治兵公以長材兼數器
批郤導窾游刃恢恢而居十餘大吏間以交臂
承睫制千里之命左右宜而上下際捷如屑輮
自公在事而河渠疏雨暘若土膏豐涌物產殷

殖一切歲額上供有魴頳牂羵失期而誅後至
者乎魚麗在郊樓船弋擊鬻骫髀者悉予涜滌
鬻齮齕者悉予縱舍片撽下而赫韋跗注惏惏
奉要束壁壘旌旗餘皇組練灑然氣振而色飛
有囂我吠尻聚萑苻駕鯨波而舞者乎地形之
要緩材官之強脆戍餉之給乏一按籍而瞭瞭
不待輶軒四履而收其筋絡節腠於股掌之內
若人置一使於几上而受成禀度有債帥賄尉
將惰卒驕干行譁伍而呼庚癸者乎葢公用恭

恭身用約約下內整而外和規恢大而理密其羔絲之節旣信於士大夫而肫懇洞達復敷其肺腑於狂狡之童有小善則揚之有小失則護之有未諳機宜則諄諄提命之文武吏洗手奉職賢者拜公益若沍冬之日不肖者畏公知若盛夏之霜然其赤心置腹不留纖騣又未嘗不樂為公用且耻負公也故竟公三載而貫索旁空攙搶夜掃敲朴不聞諠銙箠不聞詈螳臂螯毒不聞逞鈴閣清讌提衡多士日手公車文而

課中上駟士一經品題蟬聯鵲起至有掄南宮
魁者人以爲文翁牖蜀士常衮興閩學公庶幾
鼎立而二若夫豐稔省刑辦稅唐制以次觀察
考者直公土苴事耳公既用資望高格當遷主
爵氏推公長粵臬士民皇皇惟恐失公聚族而
請開府願借寇留蓋以竟公施開府疏於　朝
乞晉公廉訪秩視事暨陽如故毋他徙觖士民
望尺一朝上　丹詔夕俞蓋近日異數云余既
從部中父老合手而祝交慶得天而臬副李公

總戎李公以書抵余使授簡曰吾儕徼天之衷以獲步趨蔡公之末鑣朝夕婁我譬之室廬公司苫覆我則偃寢譬之舟楫公司樓櫓我則渡筏其寵之一言以張公伐余謂天子誠急公才公則胡不以公長粵臬而晉今秩毋亦謂三吳股肱地百辟六師之所寄命不可一日無公也者故久公以終惠吳毋寧公即臬副公業以吳守遷楚憲行矣士民皇皇如恐失公而旋有今調不忍終敓吳民一日戀也所以弗祿吾吳意

甚盛今者周左召右分陜而治蕭規曹隨清淨寧一而理意者其將以兩公黼衮南服吾吳民世世得天永徽茲無疆澤洛土保釐風移三紀吾吳即一撮土亦故京之東洛也公下車而得姬公之慎始今茲之役君陳和中異時以公文武憲邦伏鉞保釐而望南人腹也是其畢公成終時乎余終以公徽惠於天矣

贈計部大夫涇陽武公擢守上谷序

涇陽袁懿武公繇鄆令擢徵拜度支郎出轉吳

漕挽潞運剔蠹蘇疲馬騰士飽一切家削上供九式九兩罔不庀具主爵氏容廉昇等擢公守上谷上谷爲京師右輔西控巖關自巳巳之變紫荆晏開而蚤閉二鎮羽書交相見也比歲狄酋實啟戎心憪然邀索以嘗我挾虜重以恫愒我薊遼諸邊枕戈待警保即稱內地能亡岌岌於震鄰且易水滹沱之間天下郡國北走都門道也其民慓悍武健輕徙易揺或卒有水旱軍興吏不加䘏則去爲盜賊以至奇衺相約結禍

福相恐動三家之閧亦時有之葢邊與腹錯地
軍與夷錯居兵與餉錯事賦繁牒宂歲扎財殫
而一一倚辦於守守領三州十七縣綱紀於一
使者而二中丞五直指復持斧而踞其上上責
授事而下責受事赤羽蜚符縻至遙午即分身
左右應之猶皇皇若不給也矧劇瘵彫劫有如
今日者哉陽庚甫息繼以肥蟘氷雹亂墜加之
蝨螣今則山若螟澤若焦原野若𪏆脫邑有廢
井里無炊烟舍講蠲請賑無策矣而夷氛方惡

九邊荷校之士嗷嗷待哺甲乙之藏空庚癸之呼亟行且誅宿逋於孑遺此孑遺者敲髓刻膚其能望邊人腹乎故饑軍饑民方併命而稿計臣撫臣亦交口而爭爭則拂拂則激激則不能亡偏低昂所爲調兵食劑緩急而合二國之成亦惟守是賴是可不謂今日大難然在武公直易耳公精神舉體操潔而度克規恢大而理密史稱劉道民五官酬應不相紊涉皆悉贍舉公殆有焉天子之用公也先畀之治民而始以治

賦旣畀之治軍而復以治民其於漕粟食貨之伏弊閭井单赤之隱痾靡不洞若燭照今茲之役就熟馭輕毋亦曰軍卽吾民民即吾軍吾安置左右其間而莛楹胏之惟豫儲胥汰浮耗而停其軌數兢緑必且有終歲之備無一朝之急歲可亡害士可亡脫巾虜可使亡大入又奚至空國困用上谷誠難以武公直易耳葢聞之漢世扞邊安民在愼擇良守夫乗障收保聚兢兢守常磨歲月卽守事亦易辦今民就公蘇若稿

壤望甘霖士待公飽若饑膺仰腴秣又奚暇磨歲月且安必异時虜盡帖然保塞乎公行矣下車而問疾苦肢體不仁猶緩可任喉領胸腹氣所緣勿絶者何可令上哽下噎公其實胸腹勿絶喉領外以固吾圉内以集吾民可也

贈上海令南昌劉侯榮擢禮郎序代家兄

日家弟之博士上洋也繇從郵筒間稱其令長劉侯之孅政津津不去口大都潔若氷平若衡持若山發若弩捷若宜丸燭若秦鏡和風甘澍

之施九秋霜震雹之用一其均役革總寬寵則第五伯魚之平徭賦也其疏蒲滙塘建龍華港閘則西門之鄴渠召翁卿之水門提閼也其簡材官縒雉堞萑苻靡聚吠犬生氂則蔡傴師之禦盜虞武威之設險銷萌也其辟則辟衷則衷閭左不必右閭右不必左則于曼倩之不寃黃次公之亭疑息訟也其飭澤宮增校田卵翼章縫而月課歲餼則國僑之敎子弟文西蜀之起學官也乃若雩禱徒步膏雨隨車則無論反火

祛蝗卽百里嵩公沙穆豈其過是以故在事四朞賈狎市農狎野士狎横始則杲杲如賓曦旭旣則熙熙如游華胥終則煦煦如嬰赤之戀慈乳世有令若此無有哉余方執斑管擬合循吏儒林以傳侯而未果屬　上念郡國吏滯銅墨久勅主爵第李若令以次當遷者擬諸曹郎以聞仍得推擇補臺省缺如故事侯用治行高第故郎春官尚書省葢地望加它曹郎一等矣報至侯且脂其牽家弟虔終不能臥侯轍則借其

條夏君鄭君諸生朱輿張元琡龔爲光等馳使數千里徵余言余於侯家世同袍笏又辱與司成太史游卽不欲從它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然問俗紀政史氏事也其忍沒侯之美不傳而過孫爲夫身被者實實故思繫聽遜者聲聲緣實徵實而廉故不刻實而察故不苛實而惠故不腄實而威故不鷙侯惟坦中推赤雎雎于于一邑之疾痛痌瘝盡其肝膽所通一境之痌瘝困鬱盡其毛東所屬所在無赫赫居富去思此

其眞實心誠信於民詎可色蒙象借哉余在士言士無間邇昔卽耳目覩記來吏治惟簿書錢穀爲斤斤有不唐肆膠庠康瓠俎豆者乎有急士如子月爲程人爲稽課秇程甲乙捐貲劑產以供餼饟者乎有朔望朝諸生延見以時談經講業不以案牘爲解者乎有不弁髦諸士文字比句櫛令淳大雅者乎它令君卽好士然懸衡以待意不能無軒輊有拔幽滯賑窮乏之一體賢愚人人極意去者乎雲間故稱材藪邇習佻達

至鰯當事諱或惠文彈治之益訴誶不可詰有披襟降色化以禮讓進桃李退陽鰟令人知自愛而重扞罔者乎侯雅負人倫鑒章相薪𣞙桐不遺爨竽無濫吹故是科賢書得雋爲盛具出侯前矛士士以侯爲嚴師爲教父所爲依依不忍去侯以此侯今擢禮曹郎徃矣昔夫子富教之旨首發於冉有而有於禮樂則曰以俟君子漢文時守吳公治平第一其客賈生用才舉爲帝策諸侯王匈奴風俗及正朔服色言甚辯而

不盡行今大宗伯所掌朝祭藩封四夷以及庠序之造貢皆禮樂事也侯諄諄教士人文代興即以馴悍宗制駢虜正人心士習其治效寧止一邑意爾諸生中毋亦有通達國體如賈生其人也者起而疏封建畫三表五餌後先佐侯翊天子同文之治寧復如漢帝謙讓未遑時也異日者史良載筆而志禮樂其必首及侯矣

贈由拳長金侯璡初擢南比部郎序

國家張官設吏綦置星羅綜統領以監司彈壓以

撫察而承以守相令長其爲子民計至殷然郡守而上皆大吏體嚴而勢隔堂皇豐蔀邈若九閽獨令長去民邇狎民最暱即湛膏下流及民最易且甫脫槧鉛乍親簿牘一切刑名之比附刀布之出內勸學劭農慮囚詧獄凡百米鹽靡不心計而手畫之以故吏治之弛張民情之利蠹國職之興耗窮檷之疾苦寃抑洞若秦銅照膽不爽鏻銖一旦酌元斗秉大鈞取之探囊恢恢游刃亡不砉然立解自古台衡之司必先試

以銅壘豈亡意哉余居恒自念異時離蔬釋屩黨徼惠縣官分百里符而宰焉庶幾竊比於古之所謂循良也者而起家留曹佐爽鳩氏治司空城旦書日斤斤詧麗求中而技經肯綮之未嘗其何以亭疑法清躋石無枉於陳臬奏當葢至今猶悁悁悔恨不獲售其初志則幾幸一二古之循良也者以福吾松然亦未易僂指乃今得之金侯雅初則眞其人矣侯繇進士高第令故鄣有聲以讀禮去公除補由拳令由拳故鄣

並東南壯縣賦繁牒冗眎它邑可三倍又吳越
錯壤其人勇訟而怯於公輸桀黠彼猾情態亦
相等鄮旁邑有歸烏拳旁邑有華上豪右占籍
者或賄通積猾陰伺長吏長短骫濵而逋稅侯
盡取若曹寘之三尺亡所假貸而士佻達者胥
舞文者勢家舍人兒怙寵作威弱肉強食者椎
埋胠篋者嫖媟蔑度者辯有口而巧幻黑白者
深穽而持民陰事者一當侯前輙縣鑒而辟歷
斷之於是邑中稱平詫爲神明嚚俗翻然一變

而侯復厲以水蘗沃以霖露察標本而和施劑寬猛以調適所按治必武健作奸扞罔者所孚翼必善良詿誤亡辜者其淒然似龝易地而肅同其煦然似春易地而愛同國無虧謀亦無囹民園土空虛臥犬生氂蓋一年而杲杲如賓初旭再年而熙熙如登華胥三年政成而依依慭嫗不翅嬰赤之戀慈嫗也世有令若此亡有哉無寧茲即古所稱循良吏有若此亡有哉侯既絫薦登上考主爵察廉異等高可青瑣柱后次

亦不失銓曹蘭省柰之何以一比郎往且留署也夫鹵國馬於鴈行疇爲上駟余是以不釋於司銓華亭熊侯則謂侯薄比部耶夫銓衡臺諫豈非顯擢而比者或以除吏爲罪畧國是爲訟端上固難其選寢閣留中有需次長安邸第逾期不調者何如雲司優游朝上疏夕報可且獲息肩簿領之爲快也三人同冊其一獲濟吾儕猶泛泛溟漲未知彼岸其能亡覬於此行上洋李侯則謂維陪京豐鎬都維司寇天下平屬者

匪茹震鄰伏莽生心五方之民亡知而輕作慝上固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寧詎以束濕操之君侯爲政公忠平恕荼網施於茹柔金矢得於噬腊廢其不阿不濫則辟則衷稱天子在宥好生之德而何不足君侯所乎維余不慧無以難二侯鄙人何知嚮其利爲有德侯即去吾松而留都開國重地三輔貢屬焉江南讞獄什伯它郡侯以其間覆出釋逮其能亡并州想而不怛焉加惠一大湔滌也而胡爲介介於司銓侯鬪

之听然曰幸不以治邑亡狀得辱秋官政恐不能秋官耳即遐陬絕裔一承明金馬簡曹冷局一帷幄侍從而何置南北散要於其間維是祝網泣辜惻愚辨枉以毋忝南國敢不拜子大夫之賜於是二侯顧余曰嚮也識侯之面今乃見侯之心淵度遠識莫可涯涘它日酌元斗而秉大鈞恢恢游刃矣因次其語以贈侯且釋余悔焉

贈同寅莊虞卿大夫擢南水部序

余識莊大夫自吾師黃學士許學士負人倫鑑
所褒詡足鼎鐘天下士世稱葵陽先生者也獨
擊節大夫以爲神駒天馬行當一息萬里者遂
以酉戌聯制科越辛丑廷對拜莆郡李聲藉甚
寰中矣余時守逢掖弗敢扱綸而錯餌間從二
三長老耳大夫治行辟則辟衷則衷察麗引經
風生露下藉循資以三年最有不瑣闒惠文冠
者乎乃大夫意不自得輙上書移疾歸歸逾年
改陪京武學再進國子先生前後邅徊於苜蓿

之署幾易星霜而大夫由然曰奉職師儒方不
笵不模爲廩廩敢蘧廬青氊以呰窳于大討吾
惟不能膏其軸周圜當津故困薪積淹騄利鈍
非念所及也大夫既積次應遷又聲望首六館
久之乃郎冬官尚書省其署水衡水衡領尚方
工作事極米鹽且動與中貴人連卒有大役目
輙躭躭視如蠅集𧺤區區留工所貯幾何而堪
此漏巵盎上有不可詰之蠹而下有不可繼之
貲所守者在法之内而所索者在繩之外至於

令而上下交糜事法兩窮當其任者益仰屋歎矣大夫一旦謝靑氊手牙籌赤籍朝夕於葳甤之管得毋薄猥瑣有不屑心計大夫負通材其勤夙夜必不爾也則亦惟是守國家財如其法守法如其官守官如其身量入而出以濟盈虛諦前策後必究永圖如是而已古人克勤小物或於履屐知使材或於筦庫占器度或於竹頭木屑見綜理豈以是爲謭謭也者而弁髦去之大夫用水德興請以水喻夫水稱上善靜且虛

也惟虛則受可王百谷惟靜則澄可平中準故能利萬物而不窮大夫觚不堅介不劌操苦亡所紛華議論確亡所徇假則靜虛之極而上善之德也台鉉槐棘且饒為之其於水衡乎何有余從同舍郎後既以世講兄大夫大夫亦溟涬弟之逴逴傾囷廩發余覆不傲以所不知或時效它山之攻釋余於盩則亦惟大夫之以大夫不獨余友眞余師也顧從游日淺其能無憾於奪余所師而介介於懷度諸君子之友大夫其

致當不減余故諜所以寄其不諼之思者謂余居中舊部民於大夫也胥使授簡而大夫曰不若行卷之可懷而披且目在之也余不佞謹推諸君子之意爲大夫頌并進規焉大夫其毋謂室遠而有遐心忠告勿怠如同舍時哉

贈雲間司馬肖曾李侯擢守邕州序

南海李侯貳雲間凡七稔始督漕漕辦繼防海海不波後先攝郡邑符郡邑大理問厥治狀大都氷蘖以褆身節愛以帥屬破觚斲雕剷猛以

寛批郤導窦鎮嚣以靜除煩苛剔冗蠹一切休
以便民整而不擾歲轉漕粟百萬石故多積逋
侯斟酌程期蔬綠有度寘一二豪猾奸國賦者
於理外不鞭笞一人簡櫛數炊不以一篡器干
賦長諸賦長感泣相戒襁負舳艫魚麗而上爲
諸鎮先至其建威銷萌往往豫爲桑牖衣袽之
計嚴斥堠繕障堡句尺籍時鑲餉肄戈船技擊
簡佽飛材官蹶張潤之勤濂蕺薙之盡蔟蠡脫
巾無呼干行有裁若釆若士咸沃之德其迎欵

人殷沄篤客折節雅流未嘗以一銖苟因而黠焉六七年來農嬉畝賈狎市士式於彬彬又輸我三熟奏我九登人謂渤海朝歌之治庶幾復見於今願得侯滿歲爲眞會邕州缺守主爵氏以侯名上　上難其代低回者久之疏累請乃報可侯且脂其牽而先時備兵使者鄒公亦晉粵西右轄以行於是邦之耆幼譁然曰睠茲吳粵一體遐邇吁嗟縣官肥瘠异眎既移我鄒更敓我李我李趨去吳愁粵喜其餘皇荷枝之士

愀然曰孰甦我罷孰軫吾饑我有鄒李宿飽以嬉鄒李不復使我心悲無以我侯歸兮信宿衮衣其采漕大夫李侯屬上洋令劉侯由拳博士汪君聞而傀然曰天胙吳淞畀鄒及李維鄒及李百城是倚輕裘緩帶折衝千里鄒李俱西疇嗣厥美蕭規曹隨畫一斯紀既相與攀戀謀所以臥侯轍而不能則又即余而言曰侯即資望重洵宜守守宜畿南一大郡胡舍吳不守而守粤且以邑也夫吳與邑孰重大司農歲入吳賦

百之邑賦一之孰要吳三垂枕海島寇出沒洪
濤間戕岢之艑綠沉如山搏擊如風雨邑僻在
荒服重山客菁猺夷之所居孰急柰何輕去侯
於我侯得臥而治固當然亦藉侯者奢酬侯者
儉矣余起而觧之曰以地則吳內而邑外以權
則守重而丞輕以治則吳難而邑易以務則守
繁而丞約自昔仲容遺歎於一麾延之修郄於
二姑嗜進內覬俗情固然然君子爲地擇官不
爲官擇地賈琮用交州陸績用鬱林退之子厚

用潮柳皆夷服瘴鄉也然卒顯名聲施至今而謂嶺表非仕國可乎夫邕去中華誠𧷤遠然在桂林象郡則固冠帶文明之首邦也徒以既京師邊夷徼一二旬宣吏稍不加意其民輙望曰天子得毋夷我而有外心以是易作弗靖今得一賢方岳曰是有聲於吳之備兵者得一賢郡牧曰是有聲於吳之防海者　璽書不言重而其民巳讙呼於萬里外曰　聖天子之急吾邕也甚於吳邕自此賔上國矣而侯以治吳之政

不鄙而歸之即賈陸韓柳之遺烈可踵而興吳何得專侯焉侯在吳則吳重在邑則邑重有如當宁改慮而東南其顧思得文武憲邦之臣以永惠吳則鄒公必開府侯必握憲節治兵其徼福我侯未有旣也又何瘠吳而肥粵也哉於是李侯賦崧高劉侯賦桑扈汪君賦彤弓而余不佞賡以甘棠之三章邦之耆幼以及餘皇荷校之士听然曰吾儕小人不知　天子所以西侯者其便若是各賦九曵而辭退

贈同寅畢君養志之兩當令序

余以庚戌拜留雍之命其秋乃捧檄而南則從二三君子後入聯袵出聯鑣晨興鼓篋朝堂皇稟要束於長諸生以次問所業退而偃休乎廡舍促郄披襟權千秋談六籍時出酒茗相勞苦驩甚亡厭而上黨畢君養志實典雍簿一見欣然把臂引為入林交每時餉既豐饌精令吾儕無虞于苜蓿優游卒歲嘯咏山水間頓忘其氊之冷而蕭齋之為岑寂也日月幾何遷徙忽庚

其間去留離合之感轉眄已爲遽廬所與諸君子共事久情最深跡最暱自何君次達外則君及李君信卿師君九二數人而已今秋何郎繕署李評大棘師貳郎子國而君亦出宰兩當以去夫人情聚則樂別則悲遠則思當其聚也不知其樂也散而後知聚之樂也當其別也不知其苦也別而去去而遠而後知別之苦也古者蒹葭懷人停雲思友託羽翼于晨風悵三秋于一日辟之逃空谷聞跫音見似人者而喜況吾

儕東西南北人也萍聚一朝宙合千古盟金石
齒弟兄豈非前因宿契而溘焉參商一方秦吳
絕國渺佳人于天末訂後晤以難期執手分袂
伊獨何心能無銷江郎之魂作謝傳之惡哉且
繕曹棘寺則猶在都也郎去白下盈盈衣帶可
一葦通也兩當儕絕秦隴逼羌戎春明門外即
天涯矣疇昔接席餘歡竟邈不可再矣驂騑載
路攬涕還胖又誰能釋然於茲行古人別友生
居者曰何以處我行者曰何以贈我無已則贈

君兩字曰仁曰察而已劉劭志人物有云寛弘之人宜爲郡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豈非總要者持大體剸劇者利廉纖耶雍固號閒署然簿司秤秸刀布郡國貢屬焉上供兩廂下餼六館一切米鹽屑瑟取咄嗟辦而君饒爲之出内句赤籍愼歲蘵之筦不以一銖苟因而黠焉故黠胥猾史無所鼠竄其中節縮之羨積帑鏹八百有奇米亦稱是而才甚幹精甚暇凡吾儕名勝登臨公餘雅集君未嘗不在坐在坐未嘗不歡

歡未嘗不卜夜也此以知君之仁與察㤭㤭百里必有餘地已然吾聞之仁以惠顚連非以養㾮蠭察以晢幽遐非以操廓葦兩當雖邊徼邑乎而介河山爲秦蜀門戶封疆之事內綏外捍則亦惟君之客節宏目建威而銷之萌使武都天水嗣屹然一長城也斯　聖天子安邊擇令意乎余旣難別君復以規君者贈君君三載課最且以治行徵諸君子倘與交戟之內尋盟有期其以余言爲息壤矣

贈李信卿博士擢南廷尉平序

陪京諸曹局清務簡非仕宦所樂就其在棘寺則備官鮮事權間一入署庀爰書日未中而退無它冗劇盤錯也故雖有敏幹長猶靡所別利取雍容文墨理嘯歌而已郎吏於茲者多厭薄間冷輒請急休沐以去以是爲偃息蘧廬也而後先繇南雍徙者則今廷尉平李公信卿與司務項公晉甫並用經術高第績資望崇深而李公復奏三年最日二三兄弟之祝其轅也謂宜

留承明含香粉省胡猶滯周南量移棘下一席地豈鍾阜之陰玄武湖之左左右山水間特以私文學掌故之臣耶抑岑寂臭味於苜蓿爲近耶然令丙尊寵師儒朝脫皐比夕叅幃幄則又何也蓋　國家爲官擇人非爲人擇官廷平即亞諸曹郎一等乎而司冦所具獄得而駁議之御史臺訊決非送廷尉獄亦不成也故職若徑省而三尺之秉且與部院埒此其難一　留都開國重地三輔五陵之豪藪於日下攮挻挨扰

至憬黠不可問胥猾者奴怙主威者商而漁縣官緡者社而奸者貰鑄椎埋探丸者彼視罪罟若唐肆詐易以東溼操之此其難二司寇列卿御史貴近臣挾柱后惠文之重意所欲出傅生議意所欲入予死比試覆覈司空城旦書其間豈無文致周內緩深故之辠急縱出之誅乎吾曲而狗其意則宼吾民吾直而折其瑕則形人短將顧臺體不恤覆盆僅僅署紙尾成案中乎抑破拘攣之綱多所平反乎此其難三夫叢是

三難者以格於外而蕭疎岑寂復困於內則安能無厭薄偷日翫陰幾弛於負擔以去疇爲元元請命之死而致生之者揚越之民心輕易沸涌不圖難嘗事漠不動於色其若豐鎬基本何且 皇祖之勅有曰以其澄湖印若蒼翠巢顛寘下莫潛毫氂洋洋 聖謨豈其湖山供傲吏終日開懐抱而嘯引觴侶酌以快今生耶貫索七宿是名天牢其中貴虛若有實之者則有桎之者矣辟以止辟和以天倪參兩無頗豈人人

好行意而分畛域或多所牽掣推案弗究令梏拳圜土中無繇一鳴愬其抑乎要以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刑相維若輔車惟明經訓傳古義乃能不詭於法漢制所爲選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即深刻名能法家必依文學之士也　當宁之加意舊京而推擇公以此公罷厚審固又善辯得情彊執亡所阿假聞其拜命之日即謝宴游精心法比此豈遽盧其官秦越其民者又何難易之校而置南北散要於其

聞今茲之役其益務吉心恢宏好生之德明譽

覽恕如黃霸論報多恩如陳咸肺石無鬱碪益

不冤令　廟堂益重經術士榮施吾黨豈有旣

焉結駟之門高于陰德玄成之業起於一經公

世閥則韋世德則于厥胤駸駸嶽嶽方簪豸補

袞黼　天子在宥之治前有光後有輝昇時者

活千人而封孫子以明經世其相業也是在李

氏矣是在李氏矣

送高文甫比部榮差歸省序

往余備官海上聞金沙傅士有高文甫先生者
卓修有道術君子也旣從校事瞻先生肴宇容
與都雅如玉樹臨風其迎欵人殷沄篤密若素
昵焉者不覺欣然把臂入林恨相知晚迨歲庚
戌余拜留雍命而先生前用文學高第再徙國
傅若丞矣幸朝夕先生入聯榻出聯鑣則益習
其人與政大都於巳處性於人處情本以宛委
將以嘉粟與之語與其顏須稱退而察其行事
又與其語稱余毋覯先生客爲龍爲光未嘗不

慚余動之躁也聽先生詞有倫有脊未嘗不悔余言之支也葢余獲從先生後而後知丞之難與先生之不易爲教南北雍並建章相薪爇計亦相埒丞介兩廂六館間職諸生講肄日月上宣科指下飭楷模過持事權或失僚宷騷苛察淵魚或招謗尤口且躁競之情難調也譁嚣之習難鎮也官師之歲易也生徒之出復無常也旁竇之不可稽而積瘝之不可振也所爲劑競絲酌張弛一體艮栝上覲下獲俾恩輔法而行

則惟先生之成憲不愆不忘旌淑而修其愿挫銳而植其孱如是而已矣夫大規在上弗若則曓圜大矩在下弗若則刓方先生今即有奕鳩遷而規若矩固昭然皦日濟濟逢掖奉以周旋庶幾所謂大道亶亶去身不遠而胡爲介介於茲行惟是南司寇氏總三輔刑獄簡孚聽閱明允慮讞之繁實倍它曹畿民産兼五方心輕易搖土沃囂訟其奏當諸爰書豈無鍛鍊周內彌獄薮奸緩深故之辠急縱出之誅者乎圜上楷

峯之中崩角搶地呼號聲相聞豈盡元兇巨憝
擾紀淪化萬靡有一原者乎五陵之豪馮城依
社怙積習以嘗我或謾爲蜚語以螫我亦有衆
口之不易調讙囂之不易鎮者乎姦胥猾史善
脂緣鉤棘伺候意原巧文詭法而上下其手亦
有冗牒之不可稽鼠竄之不可問者乎借有之
則其難且什于丞而不易爲理又百于士是可
以鷙悍東溼勝其任而愉快乎要之刑以弼教
教以去刑則吏亦一師民亦一士士於四民之

中其桀桀者爾先生宜於士豈其不宜於民虞
廷之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是道也豈惟敷教亦以明刑夫失教而刑
有司之責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不恥
不化而傷不全是病在腠理治以案机其亦不
達於本務矣管子曰四維不張雖咎繇不能為
士賈子曰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巳然之後維忠
與孝禮教之大端而四維之本也先生敎士先
獎誘後督程右行義左華藻其於三禮四維亦

旣彬彬化洽矣今茲之役　嵩祝以教忠陟岵以教孝其亦念王事靡盬不遑啓居以終惠南國而示我周行𦍒爾二三君子兼葭之思也是先生之教之大也

送助教朱輿仲出守秦州序

令丙博士遷徙歲以三九月其繇鄉校晉國雍則皆經明行修褎然文學掌故異等者也國雍之儁得攺史職或補臺省郎超拜樂正司成盎廣厲學官尊寵師儒其重如此嘉隆以來猶存

此意晚近人溺其職教化之途益輕諸佐都養而稱胄子俊選師者積資序遷高不踰部寺次則刺州丞郡倅若李而已彼其以膠庠之長叅被使者旌節恒謂可立致今官安用拔之三舍困頓之瞿𨁮苜蓿以是爲偃休蘧廬也又多乎哉且何以重賢關爲經明行修者砥也癸丑之春南雍六館外補試郡者若務川李君丞秋浦羅田朱君守泰州黄岡羅君守廣安廣濟張君理南雄之四君者並用文學高第徵而國雍之

儁也一旦聯翩出補以去以地以望得亡稍識
且內外勞佚之情亦少異矣於是朱君脂其牽
二三同舍郎觴之江上獻釃而色項然以語黃
生黃生曰唯唯否否夫仕求行其志耳今之逸
樂以榮內者將志行而職舉耶抑優游禁近靡
日月待遷已也故結綬文石之陛持翰墨論議
則承明柱下洵爲高華然矢言匡謨紓謀曲討
而格上以宣澤百不得一據典操法序職糾違
剸決以遂于下什不得一又其甚則水以投石

激而不入石以投水沒而不出即有爲國與民之志鬱不及施材謂安得究乎州介郡邑之間居倡和事使之際畫百里爲縣州聯而領之視府于民加親焉方千里爲府州分而理之視縣于任加尊焉民親則可以耳目窮櫚之利病而爲之興除任尊則職崇而威惠之施無有乎不遍故公卿失色於國都者州得崇制于四履矣而謂志有不行乎哉都哉朱君今幸以大夫秩刺古方州豈不能爲所欲爲而信其志則何以

善泰州夫秦故天水郡羲軒之遺跡在焉仰隷漢陽徧蹄三邑豈曰實奉其官而虛總其屬毋亦咎吏所避趨而爲之操縱體民所偭偝而爲之聚施持吉德以敷猶砥廉貞以植柢庶幾哉左右宜上下際如是足以善泰州矣宋張安道以尚書帥秦韓稚圭亦秦守也秦邊隴蜀逼羌戎匪茹震鄰易作弗靖二公皆重臣下遷然卒用扞民安邊膽寒西賊朱君念哉秉障收保聚料理士馬夫豈不有韓張之芳躅可踵而行試

下車問邑子儻亦有任季卿其人拔薤置水抱嬰兒伏戶下者乎以君之敦敏肅給德厚信矼超乘而比於往喆如電爍矣又何薄州不屑而置內外邊腹於其間朱君聞而起謝曰受爵於朝如金在冶惟　天子之西顧是慮遑卹其它忠獻文定高山仰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若龐府君之聽言如響敢不拜子大夫之賜同舍郎听然曰吾今乃知黃生之善禱與朱君所以善秦州也請書諸策爲朱君勸駕

贈大冢宰襄陽鄭公奏績序 代衛司徒

余之承匱度支也太宰襄陽鄭公實攝司農事而與余爲代余武其芳規大都厚儲愼發袪蠹防奸酌斂散之經塞漁漏之穴其於軍民之利病廩𢈪之盈虛楺楛之登耗金穀之出内亡不究也亡不晰也而又躬羔絲之節以風示六曹庭絕饈篚門無私覿一歲計要考成所澄汰甄敘皆參輿論厭物情司倉筦榷之吏洗手奉職以名行相砥無有潤越中裝者葢自公在事而

歲若加豐閭閻若加富闤市若加易出入之利
孔若加清郡國之灌輸若加便利羽林健兒期
門佽飛無枵腹而號庚癸者矣二三寮寀靖共
夙夜無敢請休沐修騶從宴遊者矣余去陪京
幾何時而再入國門則氣象一新百箴具振學
士大夫師師濟濟一歸於正直忠厚蕩平之軌
臻譎詭之風息謂非公有以陰維而靜鎮之不
可也公旣合前司農績滿三載考司農之屬以
余從公後而夙稟公教其可亡一言以張公伐

余謂績者積也上積於道下積於功積小臣而爲大臣積遠臣而爲近臣故欲近其人必試之遠非積小臣之功則無以行大臣之道何者歇歷久則世故諳盤錯嘗則窾會合鴻猶駿望以素愜之人情而益孚白意赤忠以素結之主知而益固也公起家縣令通籍幾五十年徊翔中外閱歷巳深而盤錯巳嘗矣繇藩臬晉卿寺繇廷尉正晉尚書譽望不可謂不孚　主上之知不可謂不厚矣爲郎爲守會江陵柄國匿跡引

避不以枌榆故而濡足權家人以信其介爭吳仕期之獄不附奸黨坐失當事驩疏乞陳情嚴居十載由由自適人以信其恬平亭棘木一稟三尺則辟則束獄獄無所阿狥諸貴近豪有力者不得馮城社而播虐容奸人以信其執貴爲列卿居不數椽田不數頃澣衣蔬食被服若儒素人以信其廉留意人才一一目別識而覆匿細過匡其不及或提之沉淪加拂拭焉人以信其量以 上進賢之不易上卿之席久虛或衆請

不能得然至於公則迭進迭推朝上書而夕報可也一時大臣济䏶　帝簡未有如公之渥者則　上之信公者深而公之素所蓄積者足取信於天下也天下之患莫大乎主臣不相信不信則輕信則重公挾其信且重者以葵　天子而告公主必且爲納牖爲遇巷爲茅拔朋亡使公府之情不隔朔洛之釁不開回天轉日此其一時此　宗社之福而上臣不世之伐寧直以南國之績聞也公往哉統均端揆之命行首及

公其必以余言爲左券矣

送姚膳部守杭州序

杭州蓋四王七帝之都山川環麗人物殷蕃水陸湊而舟車會昔人以爲神皐陸海有願擁朱轓一闖斯境而不可得者李唐趙宋名守斌斌史不絕書入明以來自王與福楊孟瑛外何堇堇也將吏治隆汙關乎世運古今人不相及耶抑局與時遷左右晝而上下掣即有賢者不克自表見耶唐法刺史加號持節得岀制四輔六

雄十望十緊宋以朝臣知軍州則公卿侍從出領承宣之寄天子親爲賜書及詩所以勞行甚寵汴鼎南移茲邦乃得齒於扶風馮翊尹視京兆焉秩加隆而權加重矣今一太守耳而六七監司二三撫按臺使踞乎其上郎瓜分守之精神應之猶皇皇不給況都會衝尶乎且用自銖兩罰自城旦鬼薪率取裁二監而憑城社者旁撓之又漠不可問也能一切便宜行事使德意下注如昔人否駟騎譸張五方之游猾日藪而

裄楊日繁也氷紈方空吹綸纖縞之織作日工而包匭日益也三宮百司六軍之仰哺少府水衡將作之輦輸日旁午於道而物力日詘也貂璫鶡弁尚方採金之使冠猴翼虎日縱橫攘臂於闤市而脂膏日削也能川原沃衍生育殷賑傾神州而韞櫝如昔人否周城萬雉列隧四十里鱗比繡錯炫目薰心幾於罄天地無不有也而徐叩所產又非必杭有也北貸粟監河南借薪江滸家競游冶之觀戸鮮宿舂之儲辟之人

身外若充盈中實枯瘠而能令其尚禮敦厖如昔人否夫挾是數不如而重以非時之水旱無秋之徵求守郎巧媍詎能爲無米之炊故守難而求良守於今日之杭尤難之難雖然是足以難姚公乎哉姚公者南膳曹郎也而署祠曹務曹務大飭其大指乃在別緇黃明職掌嚴杜居間嶽嶽無少徇先是公兩宰巖邑或瀕海瓯或鄰畿輔其人易動難安乃公爲之批郤導窾奏刀騞然至滁宿垢規便利以詒來者雖勞怨不

避此豈以數十城元元之命承人䀮睫者宜
天子之畀公以杭朝奏記而夕報可也公且脂
牽入杭矣其僚羅君胡君以同舍故事謂余宜
有言余家於杭請言杭故夫杭多名守世有功
烈於民者則長源六井白蘇湖堤引水溉田之
利永與錢塘終始厥德茂矣然於越游饑張復
之不寛鬻鹽者禁乎蘇子容不釋逋金者繫乎
范希文不發粟存餉縱宴遊勸工作貿易飲食
以惠貧者乎蘇子瞻不請免上供度僧牒易米

分坊治病乎火盜並作梁仲謨不脩權政嚴逖徼乎俗尚輕靡張臺卿不鋤惡少乎周彥廣不禁貴近乎李及不冒雪出郊獨造林逋乎張杓不撫良戢奸法行權要乎此皆調俗奢儉劑時緩急而爲之休養生息固前人已試之方實今日對病之藥也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夫公之爲令爲郎亦旣效於前事矣今者分銅虎玉麟南面百城而朝其長吏將接成事而發舒所欲爲豈不倍於曩昔

其破觚爲雕救文以僿美風俗厚人倫於以追蹤徃喆卽白李范蘇且優爲之而何有於梁張以下諸君子然則杭州昔日之難未必非姚公今日之易也余雖未覿公之面然已識公之心矣敬述所聞以告公公得無曰是陽鱎錯餌也者而拾陳言以甘我我驅車去之乎

送蔣祠部備兵賔州序

粤西於諸藩僻在荒服當亥步所窮處而柳慶思恩則古桂林象郡地交邕之與鄰獞獠之與

居重崗密箐雕題魋結之所藪穴雺靄相薄猿
猱相呼山鬼溪蠻相叫嘯仕宦者至目爲夷國
瘴鄉逡巡不屑就而況乎以清華望郎往也人
情趨疾足邪徑內顧自便之日久矣則以遠見
鄙亦積輕之勢然然豈國家柔遠之指哉豐城
蔣大夫者始令南海有聲徵拜御史出巡行兩
關譽應天諸郡國丰采大著以直道誨妒謫判
壽州再徙保康光化令入爲南兵曹旋晉祠曹
蓋二十餘年甲第天子之侍從貴臣浮沉州邑

間蠖屈於銅墨下僚斂手版折腰貴人前人謂
大夫意不嗛而大夫豁如也其兩宰巖邑精心
撫字絕不以左官遷客傳舍視之諸所規㦸嶄
然石畫爲邑人世世利迨晉曹郎駸駸貴顯矣
而額日加恭氣日加和絕不以驄馬舊使稍見
嶽嶽惠文色人或以大夫先達不無遜席避大
夫益習爲循牆廩如也二三同舍郎業心折大
夫則謂大夫卿材且歷試諸艱久宜優以禁近
階他年節鉞選而胡爲乎不內而外不卿寺而

藩臬且粤西也得毋以大夫故粤令習粤事乎

蓋主爵氏屢請屢格　上疑若必知大夫不欲

遠之者乃竟念撫邊安圉無以易大夫也直謂

大夫資深進一階以參知治兵行臬事而已嗟

夫駑進懷居賢者不免蕭望之難左遷祖尚之

憚遠牧況其乘墉集菀隨風同波者哉身陟矣

以踰級自異矣或曰地惡或曰險遠是陳力之

義圯也且嶺表越駱寧别一天而令其終阻幽

昌不獲望使者襜帷乎仁人不易民而化君子

不擇土而安中孚格豚魚忠信行蠻貊安在其
鬼窟不可夷芟田不可質鳥言腥食之民不可
馴弁髻繡面之酋不可揖讓眷踞於側也以大
夫之矯矯軒軒超然拔俗之韻御史猶是邑令
猶是兵曹祠曹猶是豈置内外夷險於胸者
上若曰維兹遠民易動難安特假大夫易之出
驥於櫪伐檀於干知其才足堪此也異時擇公
卿馮翊還列侯河内中原節鉞之寄舍大夫疇
適焉若然則林箐一銅龍重崗一紫陌毒雺重

靄一霽日光天溪蠻山鬼一父老子弟也大夫其叱馭往矣